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二  
十四



19430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癸

九月朔壬子○上在海州○世子晨詣闕下伏地涕泣而啓曰臣

昨日伏地籲呼尚未蒙 兪退伏思惟不勝隔越之至臣之愚劣不復

枚舉更瀆 天聽願以方今 國事言之老賊尚據邊場而兇謀莫測

天將絡繹道路而接遇甚艱至如光復舊物濟恤遺民雖以 聖明

之大德至仁恐或不能况如臣駑劣不肖者乎反覆揆量決不可堪臣

之獲戾固不念其於 宗社何民生何微誠莫白未回 天聽此實由

於臣之無狀踣踖震慄無地自容伏願 聖慈更加 聖思亟 賜一

兪無任兢惶罔極之至謹伏地以 聞 荅曰今膺數在世子世子

其無辭予實病痼若之何能堪如得一日退休志願畢矣予與世子肝

膽相照尚不諒予意耶今日風日不好宜急還善調○領中樞府事沈

守慶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泓率二品以上 啓曰事猝無漸易以

起疑行之有序人情乃安策立 世子國之大事而至於 內禪則三

代以下絕無而僅有今 國有強寇人心未靖一朝無端有此舉則不

惟在我處置殊未從容於 上國所聞何如也况舊物新復舉 國臣

民賴 聖上威靈佇望更化之日累 下遜讓之旨一番 下教一番

失望一向委靡無復有振頹氣象將來 國事實未知稅駕於何地請

留三思俯循輿望 答曰此非論啓之事願勿為○沈守慶等再

啓曰臣等累承 聖教誠意懇至豈不知將順之不暇而顧以古今異

宜時勢不同上念 宗社下察群情機當岌岌言不暇擇大義所存今

姑不論而只舉目前之事言之首尾兩年每 下此教上有大夫下至

群庶夫色奔走咸集於庭置百事於度外此是何時而以 聖上高明

獨不念 國事之渙散人心之沮喪乎事關大計不敢守常累瀆 嚴

威乞 加睿思 俯答輿望 答曰若萬分有可堪之勢雖極昏瞶寧

茲此言惟其百病沉痾氣力已盡萬無可堪之勢誓不復更仍冒處此

何等事而唯以言語相持乎此乃為 宗社也大義所關豈有如庶政

論執之理自古人君有此舉者多矣未聞羣下之論執惟姚崇者敢為

出涕今日不宜有此言一日急於一日斯速舉行然後子當興病歸見

舊民○沈守慶等三 啓曰臣等伏覩 聖批仰惟 聖意聚首悶迫

之至繼之以涕泗也堅持強諫固知非臣子義分而此乃天意人心之

所係 國家安危之所判臣等若順 旨承迎鑄此一錯使 宗社大

計誤於一擲則 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何萬世秉筆之論謂臣等何

臣等竊聞 中廟欲 內禪於 仁廟而舉朝廷爭者累日 仁廟亦

晝夜涕泣匡諫事寢不行云自 上不迎引 祖宗之事而遽舉姚崇

獻諛賊后為比臣等尤惑焉伏願亟 加三思 答曰此不可論執子

志決矣須勿更言速為施行○司憲府 啓曰罪人黃廷或黃赫請

賜快斷亟 命依律牙山縣監具贊庸愚無識加以家行悖戾見棄於

鄉黨以矣今為臨民之官物情莫不駭恠請 命罷職豐德郡守柳希

規性本疎迺才短治民撫摩安集之責不可付諸此人請 命適差

答曰黃廷或等勲舊之人決不可殺之餘依啓○司諫院 啓曰罪人

黃廷或黃赫亟 命依律宥罪 答曰已諭不允○傳于政院曰不小

之事傳教於政院而何不即捧承傳於政府耶回 啓曰此乃大事

朝廷方論啓未即捧承 傳矣又 傳曰不小之事何自下中間淹滯

斯速捧承傳回 啓曰昨日臣等伏覩 下賓廳之 教驚惶悶迫聚

首涕泣之際又有速捧承 傳之 教臣等尤增惶悶為今者賊據我

疆兇謀叵測京都雖復餓孚相望糧儲蕩竭 天兵撤回此時憂虞汲

汲之狀無異於變初雖 上下協力共圖艱難猶懼不濟而此 教遽

下朝野驚駭惶惶感若無所依自 上縱不恤臣民之至情其於

宗社國家何哉况今 皇朝之拯拯 天將之致力無非 聖上至誠之

感激而寇賊未退瘡痍未起遽有禱乞之命非但於時於勢大有  
所不可抑恐起天朝之疑而乖恢復之計也伏願聖上亟收未  
安之教以定人心以圖大計臣等職忝近密寧得罪於聖上而不  
欲得罪於宗社神人故不敢即捧承傳尤不勝惶恐墮越之至傳  
曰承旨亦有此言乎政院在近密之地非不知予之病痼昏憤之狀而  
猶有此言則豈但予之痛悶其奈國事何今日之舉非為私也為宗  
社也為生民也如此大事不即捧承傳中間淹滯極為駭愕斯速捧承  
傳○備邊司啓曰小西飛向西形狀當初固有之雖經略止於京城  
外繫留許貢通和之意將相共議奏聞之後則此賊去留非在外諸  
臣有所進退也今止移咨雖出於我國悶迫之情而事已至此經略  
亦無奈何於其間事情如此強欲止之非徒勢不可成而徒取其怒我  
國於經略提督雖有不近情理之事盡情曲從少無違拂頃日降倭  
引去上國不知其幾類幾隊皆不得禁止其勢之不便可知今此小  
西飛則似出於朝廷題准之中雖盡力固爭無益也持國之體不  
可以匹夫喜怒有所低昂於其間經略提督之言敬遵無違至於今日  
勢不得已強拂事似直截勢恐難成亦不可不慮敢稟備忘記曰

經略為人本不老實不取與賊乞和今此小西飛初因我國之咨許

令勿聽西向今乃取歸自食其言今雖移咨不患無辭渠安得以怒之  
狡黠之賊包藏兇謀鯨吞我國虎視中原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于懷

也備邊司以為賊已帖服而歸更無後患乎今乃穿過腹裏西方一帶  
險易虛實盡入於虜目之中他日之虞其可量乎實係國家存亡比以  
匹夫喜怒不敢知也降倭投順者一去不復返相率西向猶有可諉以  
西飛亦更不妨其國者乎則非降倭比也第為其在我之所當為者而  
已事之成不成不須過慮然人各有見此言亦當依啟為之○傳曰本  
州孝子及鄉行之人與夫勇銳武力之士令品官薦之○以吏曹正郎  
朴東亮有終始東亮以少年踏崇班 奮從之功特拜承政院承旨執舉止猶有童子氣也

○備邊司 啟曰 天兵一萬六千分駐兩南供餉優厚不可使之艱

困而慶尚則千里荒墟財力蕩竭不可責出全羅亦不可獨當忠清一

道近於兩道不可不助力接濟矣且簽兵一事則 天將每言 天朝

之兵雖分屯二南佯國亦不可無兵協守全羅慶尚各置舊兵與 天

兵同處操鍊可也全羅則可全出一萬慶尚則係是蕩敗地方可補以

忠清兵五六千名但雖抄送軍人兩糧餉無策忠清一道官儲舉竭雖

或有之搬運勢難目今新穀已登似聞稍稔悉抄道內民丁以精銳為  
兵赴陣弱者助糧庶乎公私兩濟矣此意移文于忠清觀察使何如

上從之○以右承旨柳夢鼎書狀 傳于賓廳曰觀此夢鼎書狀極甘

形容民望車駕吁尚以予為舊物乎何以為之議啓回 啓曰 國家

恢復旋軫都城一日為急况今天氣已冷若過一旬許多朝士民庶過

冬之計已無可望臣等極為悶慮方欲 啓稟自 上又有意外未安

之勢不可並力固爭未遑於此今承 聖教至以都民之望 翠華尚

以予為舊物云臣等 奉讀未竟涕淚交集不覺失聲也臣等感激

之心至於如此中外物情大可見矣伏望亟收 內禪之命剋日

進駐以慰民望 備忘記曰依傳教速舉內禪後進駐不然則無前進

之日○夜二更至五更客星在天倉東○癸丑○世子晨詣 閣下伏

地涕泣而 啓曰臣運日竭誠呼籲實出於心腹而 天聽逾邈至以

昏數在爾肝膽相照為 教承 命震越恍若無生仰惟 聖明無微

不燭愚臣遲違悶迫固知攸歸之情想必洞燭而久闕 俞音及下

嚴教徒自血泣不覺隕絕寧欲鑽地以入而未由也已經年亂離 國

事危急宵旰 憂勤以致 聖體之先寧至維愚劣豈不知之第以今



者賊雖少退尚據境上民心洶懼不知厥終之何如前頭可憂之事有甚於曩日其撥亂制勝克復舊物決非年少庸暗不學不肖之臣所可勝堪伏乞 聖慈深念 宗社大計速許 允俞則非但臣之愚分得安於須臾其於 國家生民無不幸甚儻或誠未格 天未蒙一 俞則寧畢命於 闕下而不復自立於天地間矣伏願 聖慈俯諒 危懇懇加 聖思亟賜 俞命 答曰毋辭○領中樞府事沈守慶左議政平斗壽右議政俞泓等率二品以上 啓曰昨承 聖教 誠意懇惻臣等固當一體 聖心奉行不暇而第以時勢不同權經異宜今者寇賊在境人心疑懼朝不謀夕而所賴以為恃者天已厭亂人方思漢外艱雖劇內政常安故也猝有此舉上下失色臣等昵侍咫尺日承溫諭君臣情義無一毫有間而尚且如此遠外流聞者豈能知 聖上之至誠而帖然無擾也人心離合機會至微而 國家存亡率由於是更加 三思以安 宗社不勝幸甚 答曰旣曰奉行不暇則何不速為奉行此何等事而上下相持此何等事而旣發而還收予雖狂病必不至此倘有半毫可堪之勢何為而有此舉哉惟其殘病日甚不耐機務急速夫決朝退而夕入地所願畢矣嘗自書曰賊退予即退不禪不還京

此天地之所照鬼神之所知誓不更冒雖死不從○沈守慶等再  
啓曰討賊復讎力雖未至而事非但已遺大投艱 意雖已決而時則  
不可臣等恐國人之有覲於 殿下者舉墜於地而 東宮疾弱正爾  
猝遽承當亦必有遑遑憫憫而有所難言者况兇醜猶屯海澱 天將  
猶在封內京師望 駕而未覲 陵寢慰安未親 殿下雖欲自遂

不亦已早耶臣等不得認為 殿下家事而徒汲汲於奉行也伏乞

三思 答曰君上進退不可指揮諸事速為察行○沈守慶等三 啓

曰臣等將一國闕迫之情連日呼籲者實出於心腹腎腸而 天聽俞  
颺屢 下未安之 教臣等相顧失措罔知所言賊未出境兵糧先竭

餓莩相枕邦本已虛 國事岌岌事無可為雖或 君臣上下協心殫

力以圖萬一而猶懼其難濟此何等時會而不思 國家大計欲行違

大拂人之舉使機務日誤人心日散乎伏願亟 加三思 俯從輿論

答曰此乃為 宗社計也前日已與朝廷相約賊退即許事其時朝

廷已從之矣今何復此紛紛耶此舉一刻為急願勿更言○沈守慶等

四 啓曰痛修惕慮之行以回天意屢 下哀痛之 言以感人心慰

羞辱於宗廟之如在答凱渴於京師之予遺與夫訓練生聚以為復

讎之地皆 殿下今日所當自任之不暇而遽欲為遺子孫之計雖  
不有臣等之論列而獨不念 祖宗付托之重不容如是遽自解耶  
然而 聖諭為 宗社計者臣等竊所未曉而賊亦未可謂已退也  
臣等至是不敢多言伏惟 熟加研思而已 答曰此言至當正為  
其痼病不能自任昏瞶不能自任惟有速退一事正為 宗社計也  
若夫兇賊則人皆言已退故子亦曰已退也此志已決夙夜耿耿一  
刻急於一刻誰能奪之予退則時事自然好矣何必慮且此非庶事  
在下豈敢論執宜勿復言只合察事而已○兩司合 啓曰臣等伏  
覩昨日 備忘記將 內禪一事丁寧懇惻靡所不至捧讀再三不  
勝惶駭感激之至竊念 聖上有遭變故以來以離郊土 宵旰憂  
勤痲恙之來容或難免第以三京雖復賊未盡退時事艱難日甚一  
日都民之望 回鑾不啻若孩兒之望乳母而至於 天將酬應之  
事軍國經理之務更張廢墜之政皆仰於 睿筭若於此時引論疾  
恙遽釋萬機之重則不惟中外疑惑竊恐大事日去終無以收拾也  
且聞 儲宮因此 聖教憂遑悶迫日夜彷徨方在愆違之中證執  
彌留而遭此未安之舉其於調攝保護之方亦多有妨豈非悶慮之

甚者乎 朝廷百僚相顧遑遑莫不失色人情至此 授受大事豈  
可容易行之伏願聖 上更加深思亟 收成命以鎮羣情以安

國勢 答曰此空言卿等勿煩予志已決不可奪○弘文館上劄曰

伏以寇賊稍退京都已復 慶輿漸進中興有形今日之事非但天

意未絕實是 聖上卧薪之效不圖功業未半 聖心退托至 下

遜位之 教意此何事耶卧榻之外賊尚屯據兇謀叵測厥終難知

加以兵火之餘國儲已竭嗚嗚赤子待哺方急而無計賑活坐視填

壑今之事勢收合極難雖 聖上終始策勵奮然有為猶懼財殫力

痛難究大業况 聖志倦勤一至於此非今日所望於 聖明者也

大小臣僚罔知所出咸造在庭日夜籲呼大計所關念不他及凡干

策應之事置諸相忘無復規畫百度渙散圖復無期誠非細慮也

內禪之事求之前古絕無而僅有假使有之古今異宜時勢不同而

欲一朝行之不疑此豈 聖明之所宜為者乎人心不安國事不靖

將有所不可言之虞伏願 聖明上念 宗社下察時勢亟 收成

命以答輿望 答曰已諭於朝廷

副提學李爾沉厚有局量人稱宰相器

○政院 啓

曰經年亂離備嘗艱險臣等非不知 聖體之憂勤宵旰之勞悴而

苟非 聖上綜埴籌畫籲呼策應則喪亡判渙之餘何取豈得有今日乎自 上雖不恤衆情一向遜退其不念 宗社之重 祖先之托乎

兇賊尚屯海徼 天兵方議撤回則恢復大計一日為急 律遜之舉

豈其時乎伏願 聖明亟 加三思 荅曰政院不見子殘病昏瞶之

狀乎何為發比言且政院在樞要之地如此國家大事不即捧承傳於

大義極為駭愕○司憲府 啓曰罪人黃廷或黃赫請 命依律定罪罪

荅曰李瑛之罪疊於黃家所以用律異矣動舊之臣豈忍殺之○司

諫院 啓曰罪人黃廷或黃赫請 命依律定罪畿甸列邑經變之

後蕩敗尤甚撫摩安集之責在於守令而振威縣令閔鵬瑞性本貪婪

專務侵虐砥平縣監林秀衡而金浦假守時官中器皿公然取去及為

本縣濫率族屬多費官廩請 命罷職 荅曰黃廷或等事與府荅

同守公事依 啓○都體察使柳成龍馳 啓曰兇賊以東萊釜山為窟

穴以蔚山機張金海昌原為首尾以梁山密陽為腰脊我兵與 天兵

救彼則擊此禦西則衝東乘機出沒於空虛之地而使奔走不遑力

疲食少自致困極而坐乘其弊以售吞噬之計其兇謀叻在實非偶然

臣之愚意賊之頗忌憚者 天兵若令對搃兵之軍進駐於大丘清道

之境左右顧眄遮蔽慶州及中路內侵之勢又使駱察將等軍進駐於

回城泗川之境遮遏西犯之路且連三道舟師水陸合勢以壯聲威而

從海道自順天運湖南之穀以為軍糧便風一日而可至以省陸輸之

弊因令郭再祐朴旨等臨鼎津而設機固守毋使賊舟得渡三處連亘

且戰且守則賊勢自斂不敢肆意衝突若是則焚掠既無所得水道越

海之糧又不能持久而國事庶望有濟於萬一成龍字而見持身廉謹文藻有餘而量局

偏狹見識不明與山海同在相位而不能救正其失致國家滅亡焉得免其責哉啓下備邊司回 啓曰伏見

柳成龍狀 啓其言深得禦敵形便成龍尚帶體察之任與都元帥等

官商議措處之意回 諭似當但 天兵進退我國不能擅調將此意

移咨經略何如 上從之○大司憲金應南自京來書 啓曰臣初到京

城伏見 廟社宮闕焚毀無餘巨室民家蕩覆殆盡烟煤狼籍白骨縱

橫山河雖在帝朝已變豈料遭逢 聖代目見喪亂之慘至於此極乎

都民之竄匿山野者初聞賊退 大駕將還相率而入京城 大駕既

未進駐倉庫又無儲粟雖設賑濟之場而不能遍救齊氓一日就死不

知其幾僵屍滿路腐肉塞川餘存亦皆形如鬼魅自知終必盡斃扶老

携幼纏續出都都民之望 翠華不啻如赤子之望慈母或有哀謫於衢

路者曰 大駕何日來救我輩之死此間悲痛之狀不可忍見環京城  
數百里為草木禽獸之場或有遺氓還接於破壁之間而困於 天兵  
之支供使臣之頻煩膏盡血竭無復生理怨哭彌天願死不得或有縊於  
林間或仆死於馬前民生至此 國勢可知其中楊州抱川坡州高陽  
交河豐德陽川金浦富平衿川果川龍仁竹山廣州尤甚板蕩如此等  
邑問于京畿監司須為別樣撫恤處置之享餘民或可活畿甸或可保  
矣京城龍山倉米只有萬餘斛而 天兵及百官皆仰食於此不過旬  
朔費用必盡轉運之策今雖方講而糧少食衆繼之實難臣意 天  
糧料固難裁損至於我國冗食之人不可不汲汲汰去也竊觀京都分  
司之官殿數亦多四山樹木左右捕盜足以禁護而監役依舊差迭數  
少坊民京兆官吏足以統理而五部待作民弊棺槨無材則歸厚分署  
不須設也死者不救則活人別提不須遣也 宗廟靡享而太常之負  
猶在 鑾駕未旋而司饗之官先往若此者非止此臣之愚意皆可散  
遣以待 回鑾之日可責以職事也且臣來時見卜物滿積於延安水  
邊仍駐馬問之則乃湖南 進上卜駭也領來人云徃月有本道發來  
而一路郵傳已絕刷馬亦難留滯道上艱楚萬端咨嗟形色一見即知

竊念 聖上自遭變以來 御膳盡減 王食未遑恤民一念未嘗頃  
刻少弛若此進供之物亦不畜於 內厨或 頒賜臣僚或付諸有司  
以供 天將之用其不為 自養自奉在庭之臣固已知之矣但財窮  
力竭未有甚於此時寸魚片肉皆出於民徵納之時鞭扑交加轉輸之  
際怨苦益甚似此少民情事 聖上何以知之有 上進供之物在下  
之人固不敢請減須是 特軫 聖念 曲察民隱就其中可減者從  
半減之以示恤民之意不勝幸甚 傳曰下備邊司議處備邊司固  
啓曰伏見金應南 啓辭目覩京城及道路弊瘼極陳矜惻之狀而京  
師畿輔餓莩相枕賑支無策予遺之民將不又就盡極為悶慮都城  
京畿救荒既有賑恤使救荒 御史等官而大抵穀物缺乏有同無糧  
之弗托矣冗官太多支費極廣如四山監役五部活人歸厚司饗官自  
皆姑罷遣而五部之官不可全無只留一員以管坊內之事宜當此意  
并 下諭于守城大將以命使之量度裁減何如至若 進上則目今自  
上惡衣貶食一以節約恤民為務而四方不緊貢獻未減前規浚民  
膏血千里搬輸來此不過為浪費之資而已今禮曹參商其中可減者  
減之使經亂遺民蒙一分之 惠為當 上從之 禮曹判書鄭昌衍



八月二十六日

馳

啟曰提督與巡按本月二十四日發平壤抵宿肅川

二十五日向安州今日到定州經略則昨已西還矣巡按入平壤父老

呈文贊訟提督功德則依提督分付施行而倭賊尚據南邊之狀我國

之人無一言之及後悔莫及臣與李德馨私相論說對摠兵委官昨日

路逢臣行謂譯官宋業男曰爾國陪臣值巡按之來何不告倭奴留在

之事而默然耶其言有理臣將通議于李軸使之呈稟矣昌衍以故相

承寵擢得躋崇班而無德可觀無功可紀○夜自二更至五更客星在天倉東○

甲寅○世子以疾不能詣 闕在東宮 啟曰愚臣悶迫下情連日伏

地哀禱 天闕而非徒未蒙 允俞累 下嚴峻之教退伏以思惶懼

震慄罔知攸措微臣之無狀 國事之罔極前後 啟辭已盡陳達不

復仰瀆 天聽第念臣自聞 命以來日夜憂悶食不下咽已至半旬

而精神已脫氣力垂盡至於即日咽痰及諸病重發刺痛當此之時臣

身疾痛固不足恤決欲扶曳趨詣 闕下而不能運動未遂微情尤不

勝隕越悶泣之至倘賴 天地父母之息 特許一俞則雖死無憾伏

乞 聖明上念 宗社下察微情亟加 聖思無任瞻天泣血待 命

懇迫之至伏望 聖慈垂憐於微臣未死之前則不勝幸甚 答曰省

書此乃不誦大義之言夫舜受堯禪未聞有辭退之言蓋國家事重區區家人之情有不暇計此時宗社為重子實病痼萬機之煩莫能堪支惟世子深累其無辭○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泓等率百官啓曰九人有千金之產為子孫猶欲遺之以安而況今日之國事可忍言哉宗社之灰燼未除山陵之復土纔掩鑾輿棲迫於海岸白骨暴露於都市此正君臣上下協心共濟弭亂圖存之日也此豈遜避退閑付與仲子之時乎賊屯我疆兇謀叵測存亡之機決於毫忽三尺駮童亦知國勢之岌岌而其曰已退已却者乃天將瞞朝廷之言實殿下之所洞燭也豈料聖上亦假此而為之辭耶臣等雖枯死庭陛不敢奉聖旨也伏願亟加三思以副輿望答曰若有分毫可堪之勢何敢發此言昨日不見所書之句乎誓在此心神明所照如是論執徒為空言騷擾而已矣願諸相公速舉施行使狂盲痼病之人退而閉門以糝入地則相公之恩至矣祈懇涕泣擯手哀籲之至○尹斗壽等再啓曰內禪實帝王莫大之舉必順乎天人合於時宜然後乃可行之揖遜之盛莫如唐虞而堯之授舜必在髦期倦勤之後况其他乎興廢之難有甚於開創祖宗之托神民之望唯在

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擔當自為之不暇其能責望於後嗣乎伏觀

聖批至以誓心為 教臣等相視悲涕極知 聖教之出於至誠也

然而 國家大計實有所不然者雖欲承順其於遠天拂人何哉伏望

更 加精思以慰輿望 荅曰精神病勢萬不能堪不但髦期而已惟

跪祝諸公之速許耳前日已與諸公相約願速為處置一邊聞于宋李

一遼察行諸事此外無他言前日手書病痼難冒之意於揭帖袖手將

呈於提督百忍而止若有一分可堪之勢則何敢為此於此見予忘矣

願勿更言○尹斗壽等三 啓曰下情堅懇 上教彌峻臣竊悶竊惑

焉天心悔禍而命則新于 殿下民生極困而望則深於 殿下循省

之痛切轉移之疾速亦惟在於 殿下而投遺於 諸嗣期待於初服

誠恐非計也家人父子將有付授必了已所當了然後方以與之乃全

天性之愛不誤舊物之重而於 國顧可草草耶 進御京都會有其

日慰 五廟之祝詞謝百姓之旨諭皆當自為不可遽代此又於理明

甚 殿下之志雖欲必行今則決非其時也臣等冒昧瀆擾蓋所不免

伏乞 睿察 荅曰可為之事則不為乎勿為啓辭○尹斗壽等四

啓曰 國勢之危急時日之艱窘姑置而勿論請以天意人心言之平

壤之賊坐守一城不取西下 國脉如縷而還續三京盡為收復則天  
意之所在可知都城士女日望 車駕旋軫如赤子之慕父母則人心  
之所仰可知雖引微恙欲釋萬機之重其如天意何其如人心何請加  
三思以答冀望 荅曰今慧見紫微此正除舊布新之日舊物之退  
此其時矣自入海州疾雷風雹間日而連作天所以警予之不速行前  
志也自遭此變默感而竊喜今日之舉正所以承天意也若或小遲殃  
其至矣此志之決如江河之不可遏如金石之不可變加以諸病日入  
膏肓四體雖在於人世一靈已登於鬼錄雖欲冒據萬不可得諸公不  
詳予之情事爭之苦之矣且朋友之際尚不可自食其言既與予約定  
今何紛紛耶願勿更言○尹斗壽等五 啓曰舊物光復萬化重新遺  
民拭目想望太平而如病新愈外氣易乘人心之去就離合置在於是  
而喜慶之餘疑懼未祛當此時也 朝家處置舉止左右便有輕重  
王言一下四方咸覩正宜益勵初志以鞏大基猶懼不集而一向 謙  
遜枉自 卑薄其何以慰神庥而答 祖宗乎乞加 三思 荅曰此  
何等事而徒言而已乎勿為煩擾更言是望○弘文館及兩司 上劄  
請 勿內禫 上不許○京畿巡察使李廷馨八月二日馳 啓曰當日

留營營吏傳通曰沈游擊率小西飛等二十九日間西下云云各站供饋極爲痛心若不供饋領來 天將必橫加侵責自 朝廷指揮何如

啓下備邊司回

啓曰小西飛一路供饋之事雖起

天將之怒在

我事體決難奔走支供以備大義雖見驅迫切不許饋之意移文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西關老師皆著夏衣千里赴戰節迫授衣

不惟飢困勢將寒病前者本司已為移文本道監司使之知會于列邑某邑赴戰者幾名與否詳細開錄今其家各出冬衣會于一處別定差使負運付軍前矣且貿易花絨於遼東欲用於此矣本道如有可措之勢勿論貢木價布從便措置為當且平時嶺南係籍軍兵除水軍二萬有餘雜色軍士又至四萬生變之後因本道監司聞之則助糧運糧騎步諸兵抄裝防截者至於二十二萬云湖南軍卒雖不及嶺南而精勇過之兩南兵力若此之殷而戢兵之 旨前後相繼無有一卒點於官簿只使關西經歲苦戰之士獨驅之於數千里經暑及寒無有歸期而本道之兵逃匿山谷袖手旁觀本道巡祭使等屢見移文竟未舉行極為駭愕俱將此意 下書切責兩南巡察悉發精勇刻期督送兼助糧餉為當 上從之○以沈源河為司憲府掌令李慶涵為侍講院弼善

姜委峻爲司諫院正言金尚容爲吏曹佐郎○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  
自二更至五更客星在天倉東○乙卯○世子晨詣闕下伏地涕泣  
而啓曰臣昨日伏承 聖教非但久闕 俞音牢拒日甚至以堯舜  
授受之事爲 教聞 命驚慄無地自容徒切悶泣繼之以血顛惟三  
代是何時今日是何日舜是何人臣是何人以言其時則唐虞之海內  
熙洽民安物阜與今日 國事危急何如也況我 聖上則如天大德魏  
巍乎蕩蕩乎與堯無間而春秋之鼎盛則與堯之髦期倦勤懸絕也  
時勢之艱難則與堯之禹邦咸寧霄壤也以言其人則帝舜之濬哲文  
明玄德升聞與臣之庸暗薄劣何如也況舜之聖德如彼其盛而徵庸  
於三十益試於二十八載之久而後始有汝陟之命猶且避位於河濱  
則豈可謂無遜讓之辭乎嗚呼 聖上春秋之富甚遠於帝堯之髦當  
今時勢之艱危則難可一二盡言而愚臣之童騃昏弱不學不肖旣無  
帝舜徵庸歷試之久而加之以痼疾日甚命如絲縷 宗社生民之統  
制勝恢業之責及覆思惟決難勝堪愚臣之獲戾上下得罪神人固不  
足恤深恐忝 祖宗而辱 聖上也臣之無狀誠未上格瀝血籲呼未  
回 天聽惶恐震越不知所歸伏願 聖慈熟 加睿思憐之恤之哀

之悶之特 許允命則垂死之命得保於須臾而更覩 聖明回春之

盛矣亟 賜俯察以遂微臣區區悶迫之情不勝幸甚 答曰毋辭○

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泓率百官 啓曰臣等區區憂國之心可質

神明而自 上或責以食言或 教以違約尤不勝惶駭悶迫之至向

在定州累日伏 閣力竭於籲呼辭感於瀆冒適因姑竢賊去之 教

相與感泣而退夫臣許 君退固是拂理之甚者而况指期以某時乎

伏願 聖明母事搗謙慰安人心 答曰今日之舉非有一毫他意昔

文山有言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自古人君之喪國

奔竄者多矣幸而恢復未聞有辭位而避者予意果在此乎惟其病軀

日痼深入膏肓死亡之迫必在朝夕其中心疾尤重今變為狂疾其間

可駭可愕之狀不忍更舉夫狂疾之人不可以藥力療之必須謝絕人

事閉門獨處枯木其形骸死灰其心神然後可以收效於十數年之後

不然則其證終不可瘳愈往而愈甚况望其裁決庶務策應軍機寧有

是理乎予之情事之悶只在於此今日而思之明日而思之今月而思

之翌月而思之思之又思及覆思之終不可冒處若因仍苟且不即決

退則他日之事尤不可忍言願速施毋庸更煩○尹斗壽等再 啓曰

伏觀昨日 聖批克勤天戒至於風雷之失常皆以為警予恐懼修省之意溢於言表在朝臣僚孰不感激第念天道之微不遠人情臣等之言即一國人心也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其在今日下順人心以承天意則敬天時保之道其不在此乎臣等求諸天人度乎時勢反覆思之今日之舉決知其不可也動惟厥時古人遺訓伏惟平心察理不遠而復克終大業以慰神人 答曰可從之事則不從乎決不可從○尹斗壽等三 啓曰以春秋則未宜倦勤也以安危則不容引疾也以謂前以為期則今日豈可謂賊去也以謂天方示警則此舉非所以應災也蓋嘗膽卧薪之不暇而褰裳棄屣之自為以此告 祖宗以此遺子孫以此言于 天將以此聞于 皇上至以論餘黎示強寇臣等未見其一當也而况 天性之愛下同常情視 東宮自量未遽堪若無所歸之狀臣等竊意 聖衷之已動也持以日以所傷大矣請 深思亟寢不勝幸甚 答曰奈此痼病為崇雖欲自力決不可耐不然胡為而有此舉何必以如此廢病之人強作尸童然後國事可經略耶矧於頃日與之相約今何負之請行前約且東宮聰明仁孝予當自慰今日足以付托此乃孝之大者但當速為舉行○尹斗壽等四 啓曰 瑞



英未暮萬機不宜為勞而若將遺棄不顧 王侯雖怒一善足以禳災

而必欲深閉退托臣等竊惑焉 祖宗艱大之責既在 殿下安得以

自暇逸乎臣民先復之望方屬 殿下其敢曰予有後耶頃有星孛之

變而紫微非侯國所當近示風雷之警而天意安知其有在 嚴辭峻

教一向牢拒而臣等反覆思之只見其違拂天人乖當義理無以告我

先后又將何語以及 天將在境之耳目伏望 殿下為國大計亟

副輿望 答曰如此病身不可仍冒非為一身國事非矣不可從○尹

斗壽等率百官五 啓曰伏觀前後 下教布盡心腹快示群下臣等

非不知 聖意所在而伏閣屢日不避煩聒者誠以人心離合事機成

敗正在此時而 國之存亡亦隨以至矣方今中外多事相臣 奉使

多未還朝此何等大事而獨與臣等處置乎乞 留三思 答曰一刻

為急公卿滿朝不必待一二之人惟望速為舉行○弘文館請 勿內

禫 上不許○兩司合 啓請 勿內禫 上不許○賜終始 扈從

諸臣本道屯田有差○備忘記當初請兵只告於遼東 天朝茫然應

之而已極為寒心及鄭崐壽承命敷 奏至誠專對今日恢復之功專在

於崐壽前雖加資不可止此予今當退鄭崐壽可授正一品之職申黜

當初亦能專對感發兵部之心其功不細可授資憲○夜自三更至四  
更客星在天倉東五更雲蔽不見○上以判敦寧府事鄭崐壽為至誠

數 奏以致今日恢復之功 特陞為輔國崇祿大夫以刑曹判書申

點為至誠專對感發兵部之心 特陞為資憲大夫

崐壽素性輕薄力量  
披少立朝數十年了

無聲績臨老成功 曠陞大位如拾地芥人稱其福不稱其德點平生嗜  
如性在貨利先 大駕入京都將廉價買厦屋取銅器而賣之其餘何

足 觀○丙辰○世子晨詣 闕下伏地涕泣而 啓曰微臣悶迫下情累

日伏地血誠哀籲而 天意愈邈此實由於臣之無狀誠未上孚力

未回 天跋踏震慄罔知攸措臣之危懇已盡陳達不復枚舉仰塵

聖鑑顧念 聖上雖欲釋負當此捨讓之際如臣之童孩無識鴛劣

暗弱者遽授之以艱大之業則非佞忝 祖宗必不免於債事 宗社

大計豈如是不思之甚耶伏乞 聖慈深念 宗社付托之重俯察微

臣悶迫之情更 加三思亟 賜允下則朝而聞 命夕死何憾伏願

聖慈垂察焉 答曰子實病痼難堪世子宜上念 宗社次體予意

便可勉承母為固執○領中樞府事沈守慶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

泓率百官 啓曰請以目前之急言之 儲宮愆攝已經累月氣血未

復顏貌羸悴臣民瞻望或有投淚者而加以數日來神思憂煎舊證轉

處當此之用付之以艱大之業授之以機務之煩則臣等次知其難堪也惟疾之憂乃父母慈愛之至性然則今日此舉雖使臣等上請固知不忍於 聖慈也伏乞 平心察理毋事撓固以安 宗社以慰輿情

荅曰今見啓辭卿等伎知憐於世子尚不知矜恤病身未審此義耶理耶予心之過甚於百僚甚於東宮一日仍冒則有一日之辱二日仍

冒則有二日之羞予寧枯死不忍更冒况數日來右耳又聾專不解聽

人言形容憔悴如此癘病痼疾而冒據古今天下所未有勿為撓擾只

合速舉整理國事而已○沈守慶等率百官五 啓 上不許○弘文

館請 勿內禪 上不許○兩司合 啓請 勿內禪 上不許○政

院請 勿內禪 上不許○提督接伴使李德馨八月二日馳 啓曰去

二十四日提督隨察院發自平壤夕宿于肅川昨日過安州入嘉山今

番察院欲詳察凡事而來我國善為措辭告以賊徒依舊屯聚懇請終

始救活此其會也若極陳 天朝再造之恩及提督之功德其辭若陳

謝者然終及南方賊情請於草枯弓勁之後更借李提督永珍邊禍終

活海上遺民則提督見之亦無異辭將此周旋不可少緩而責在於察

院之接伴故臣於昨日到嘉山與李軸鄭昌衍等商議勸乞稟帖或上

書則李軸以為大事恐有害且無朝命不可擅為固執留難臣多般勸諭與同行諸人作呈文章給之期於必稟矣

史臣曰德馨弱冠秀發作養於山海而得

免禍

○以備忘記傳于政院曰若仍在江西則巡按御史可以

親接仍陳賊勢而不幸予得為之或者天乎予則自初每言賊無退去之理聞賊運糧積穀造屋築城果可歸乎非天兵壓之以威賊不為

離金山一丈且賊之所以歛兵退守者姑矣天朝講和耳見天朝

廷議以經略為非以沈惟敬為邪人極言許貢之非儻不許和或羈留

虜使則賊之逞兇肆毒以釋其憾庸有極乎于時必全羅先受其禍而

國隨而不振矣一國悶迫之狀無由奏達巡按御史前無乃上書訴

悶可乎多方籌畫處之備邊司回啓曰伏見聖教以不得仍駐江

西接待巡按為不幸予勝感激未安之至兇賊屯據我境尚無退還之

意而經略提督一向捏飾以賊退贖過巡按極為痛心上書訴悶固無

不可而非但御史之行想已過江經略提督若知我國訴悶巡按仍以

通情於朝廷則大拂其心似難輕易為之前見李德馨狀啓勸令接

伴使李軸極陳經略提督之功仍及賊尚屯據嶺南之意至作稟帖而

與之云李軸必已依此周旋矣然更為星火馳諭于李軸及錢慰仲

鄭琢使之善辭我國悶迫之情宜嘗但如此口傳之言不能轉題  
知不如呈文之為愈而事勢如此不可為之矣敢 啓 答曰依啓○

吏曹參議吳億齡

八月二十八日自經略野馳

馳

啓曰經略一行昨日來到義州渡

江日期時未的知因巡按李提督自平壤回還韓布政自定州發行皆  
於今日到此矣 啓下備邊司○吏曹以大臣意 啓曰沿革重事在

今日事勢不可無變通之規今聞抱川永平衿川果川陽智陰竹等官  
人民盡散公私屋舍盡燒守令朝夕之供無從辦出請於戶曹欲受散  
料其艱窘窮迫之狀不可形言今以抱川屬于永平衿川屬于果川陰  
竹屬于陽智則似合救時之策 上從之○戶曹 啓曰 備忘記曰

近觀上言陳許多願減還上或待年還納云云還上雖是為民之事而  
當此板蕩民力盡飢無由還納一路各官及 大駕所經之邑或半減  
或待年奉納以示優恤之意如何今年寇亂八道皆然焚蕩處雞犬靡  
遺餘存之民困於賦役將無以自活還上畢納事勢為難令八道觀察  
使別定差使負其面其坊尤甚受害處一一摘奸三分捧其二分其餘  
一分待明年捧納 大駕所經各官則擇其失稔之邑依右例亦捧二  
分宜當且各種貢物各司奴婢身貢魚船稅鹽稅匠人稅巫女稅業中

稅及未封進 上九百應納之物限辛卯年已上除已上納及作米經  
用外實令蠲免使之均蒙 惠澤何如 上從之○夜自一更至五更  
客星在天倉東○丁巳○世子晨詣 闕下伏地涕泣兩 啓曰臣之  
危懇瀝血籲呼幾至旬日 天聽逾邈不但未蒙 俞命嚴辭峻批日  
甚牢拒前後未安之 教不止一再莫敢逆 命而強留舍淚退伏驚  
惶震越欲死不得徒切痛哭而已臣本以病質連日哀禱而尚未蒙  
允不勝悶鬱之至舊病轉劇心恙重作若此不已必發狂疾倘或終未  
蒙 允則一死而已更無他焉假使驅策狂疾病廢童騷無識之人付  
之而莫大之任則非徒於臣悶迫抑亦 宗社之不幸生民之不幸  
聖明何忍於此而若是牢執也伏願 聖明上念 宗社俯察危悚熟  
加睿思亟 賜一俞使微臣愚分得保須臾則孰不感激 天地父  
母之恩伏望 聖上垂憐焉無任瞻天泣血懇祈之至 答曰病不能  
堪悶在心曲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世子其毋辭○左議政尹斗壽  
右議政俞泓等率百官 啓曰 先王以 宗社臣民托 殿下殿下  
自任之重負荷之大為如何哉邦運不幸強寇竊發生靈魚肉 廟社  
丘墟 殿下當枕戈嘗膽沫血飲位思復 祖宗之雖而兇賊未退

王師未返 行宮草次之中 氣象愁慘而遽 下釋位之 教 祖宗

在天之靈 缺望於 殿下者何如而 殿下將何以入 先王之宗廟

乎 臣之於君 猶子之於父 將順匡救 惟義是視 豈有其方乎 悠悠萬事

惟此為大安危所判 不容但已 臣等有死而已 更無他焉 更 加三思

以副輿望 答曰 此心不可轉 若不忍於婦人區區之仁 不能決去 勇

退則禍敗立至 百悔無及 自古姑息不決 取辱者多矣 上下何異焉 以

宗社之罪人 義不可更汚他日 宗社之入誠 所不願 只願速禪退

伏一壑 不見人面 不聞人語 以俟入地 有餘榮矣 雖死不敢從 ○尹斗

壽等率百官六 啓 上不許 ○弘文館請 勿內禪 上不許 ○兩

司合 啓請 勿內禪 上不許 ○政院請 勿內禪 上不許 ○備

忘記曰 兇賊則變作我國之人 潛探於內地 而我國將帥 則拱手無為

三道舟師 為熊川倭賊 所扼 不得進戰 無乃自長 驂蔚山等處 從東海

有潛探 賊巢之勢乎 如是為之 則賊數 少去 留形止 或有可知之理

且募賊中 逃還人 或某人 約以高官 重賞 使之潛入 賊巢 或焚其管寨

或燒其糧餉 此等事 多方思 而試之 犯軍律 之將 備邊司 自前多不正

刑 因此紀律 益解人心 何所畏 柳希先 望 賊論 湖南時 遣宣傳官 處斬事

望 賊論 湖南時 遣宣傳官 處斬事

議啓自軍興以來各處諸將名滿亂雜無統今慶尚道與賊相持解兵  
無期多置驍將率兵各當一隅分布犄角與之協勢可矣如鄭希賢洪  
季男置於一縣似為未穩此人等稱助防將自擇道內精兵帶率留防  
可矣且慶尚道防禦使某某全羅道防禦使某某人耶大槩兩南防禦  
使助防將分明啓下防禦使則節制助防將助防將則節制守令皆自  
斷軍法事更成事目申明諭令行移于各處以嚴紀律且三道水使久  
任海上而朝廷一未嘗遣使慰問軍中消息亦漠然不知設有軍中有  
抱悶之情無由知之今宜作教書遣宣傳官傳布以慰其艱苦之狀且  
遍問軍中之情賊勢之形其將卒或賜某物當合並參酌以啓○都體  
察使柳成龍八月二日馳啓曰今見督運御史尹敬立牒呈對揔兵吳  
遊擊兩軍皆乘尚州有久駐之計尚州軍糧已為蕩竭揔兵令下人自  
為封閉倉中餘在之穀又令盡取大難站所儲米豆吳遊擊之軍則無  
所支給不得已使其軍移來聞慶站餘在米太以去而遠處轉運未能  
及時且兩站所餘米豆其數甚少不過數日而將盡云云又見駱察將  
牌文言自湖南來駐尚州烏嶺等處令本道催運糧餉毋使缺乏云云  
臣自原州下來時歷見忠州聞慶大難三站之穀惟聞慶僅有米千餘



石犬灘有米六百餘石忠州所儲尤少若使大軍俱聚于此處僅支七八日之食而四顧無可灌輸之處事之悶迫無過於此大抵慶尚左右道中未經焚蕩之邑左道則有榮川豐基奉化青松真寶寧海盈德清河迎日九邑而前後出站之穀皆倚辦於此至今不絕右道則居昌安陰山陰咸陽晉州稍完及晉州陷沒之後諸將等率軍退北所經之處公私蕩竭如咸昌則儲穀最多且有湖西運來之穀而縱其士卒打破官庫散盡無餘至於官舍盡皆焚燒倭賊之禍不至於此而道內財力一時俱竭尚今賊兵屯據海上兇謀難測所恃者惟在天兵而軍糧日益饋竭更無善後之策徒切痛悶罔知所措自古軍興之際必以糧食為先其所區畫經理必也纖悉曲盡不遺錙銖然後可以無乏此所以給饋餉不絕糧道為最難也自前年變生以後中外軍餉專倚於忠清全羅而初無一人主掌經理之負許多公私之畜盡歸於官軍義兵冗食耗欠之中及天兵下嶺之後轉運措置支散俵給皆無頭緒散失太半調度重事有同兒戲而戶曹判書李誠中又復身死無人主管雖有督運御史尹敬立竭力奔走道遠事多何能遍及今雖已晚朝廷必須急遣有心計誠心國事善

於調度重臣一負專掌其事詳察彼此糧餉多寡之數而預先推移  
且今秋禾穀向熟亦於稍稔之處多送空名告身免役帖稍減石數  
使人樂趨辦出數萬石之穀然後大事庶幾可濟日夜懇望且臣又有  
一說國事之所以至此者專由於紀律解弛人心縱恣之致臣聞晉  
州陷城時全羅道伏兵將長興府使柳希先守豆恥津賊兵初未渡  
津且津水達海廣闊無船雖有百萬之賊不可飛渡而希先聞聲逃  
走經過光陽順天之境大呼賊至光陽順天一時潰散亂民因之焚  
掠倉穀蕩無遺存以及樂安康津求禮谷城一搯騷動百年保障雄  
富之地無故灰燼其逃生感衆之罪萬死難贖近日諸將等既按重  
兵不能出一卒以救晉州之急顧乃為賊先驅駭動人心使兩南十  
餘邑一舉蕭然軍糧轉運更無措辦之勢國事益至於無可奈何之  
地而希先罪狀尤為駭愕臣已移文元帥使之按律施行以警其餘  
朝廷亦為痛念今日危急之勢振肅紀綱使守土之臣以死官為心  
將兵之臣以死綏為意然後國事庶幾有望於萬一臣不勝區區妄  
陳愚見○慶尚左道巡察使韓孝純八月二日馳營曰本道賊勢東  
萊機張釜山蔚山地西生浦梁山地下龍堂等處如前屯聚雖有閭

間入歸之賊留屯之倭則顯有雄據之狀先謀臣側事安無期固知所  
為流鳥啓下備邊司○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本月初馳水慶山海之鷹  
四日馳犬也以排斥

已任

啓曰各站軍糧不至缺乏新穀漸熟庶可無弊接濟而有大將

西下往來唐兵無復畏忌侵責作亂日甚一日雖有馬者皆索刷馬多

般恐嚇守令以下繫頸歐曳不納紬布則不解其怒軍糧亦多濫授以

為買賣之費少拂其意則大杖石塊無數亂打近日以來被歐致死者

亦多其餘傷病愁苦之狀慘不忍見 啓下備邊司○右承旨鄭姬藩

自京城來書 啓曰京城唐糧見存之數令戶曹查考則遺在四百餘石而

人口都目搃數五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名中部壯一萬三百六十名弱

一千五百二十二名北部壯五千七百三十九名弱六百六十名南部

壯一萬一百六十三名弱一千五百二十名以小米平三百七十二石

九斗六升壯各二升弱各一升分給東部壯六千二百五十三名弱八

百七十四名西部壯一萬五千九百四名弱二千二百九十八名以唐

糧小米不足故以田稅大米平三百十六石八斗六升壯各二升弱各

一升分給大槩大小米并六百九十五石一斗五升去八月二十八

日無遺聚會于軍資江監臣分給之日以 傳教之意丁寧曉諭莫不

感激涕涕至有失聲痛哭者賑濟場五處並為一一摘奸則飢民聚食  
之數皆不下二千餘名而近來人多穀少不能朝夕供饋朝則只饋粥  
一鉢夕則不能運身者外皆散遣以此死亡相繼僵屍相枕慘不忍見  
大槩大小人人皆以為 大駕若不速返京城則我輩何所依賴皆將  
盡填溝壑云且遺在唐糧今者盡散分給義州唐糧若不急急輸運則  
田稅大米不以將盡不可不另加催督矣 傳曰知道○夜自一更至  
五更客星在天倉東○戊子○世子晨詣 闕下伏地涕泣而 啓曰  
臣將危迫悶鬱之情日日瀝血哀禱 天庭而 俞音以閱 聖旨益  
嚴惶恐震慄罔知所為伏覩昨日 聖批至以病不能堪人子當以父  
母之心為心為 教跪讀再三不勝感泣臣雖無狀豈不知承順 父  
母之心乃人子職分也至於 聖命有不敢將順者實出於為 宗社  
為生民為 聖上之至誠也而日復一日 天聽逾邈撫心跋踏痛哭  
而已愚臣之庸劣不肖時勢之艱難危急前後陳達盡舉無遺仰惟  
震聽必已厭聞而每因悶迫冒瀆 天威退伏竊思求死不得然而所  
重有甚死且不避未蒙 一俞雖萬死而斷不可已也茲欲更剝肝膽  
仰煩籲呼伏乞 聖慈洞燭微誠 特垂矜憐亟下 俞允則非但病

餘殘命得保於 天地父母之息其於 宗社臣民無不幸甚臣舊病

還劇心神已喪氣塞語澁未能畢布竭悶罔極之悃恐或誠懇莫白未

回 天意翹首閭閻徒切血泣焉伏願 聖明曲察微衷熟加 三思

亟賜 俞命以延國家無疆之福臣無任悶迫懇祝之至伏地以聞

答曰毋辭○領中樞府事沈守慶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泓率百官

請 勿內禪 答曰病痼日甚無以裁決庶務苟且仍冒必見國事再

敗重得罪於 宗社臣民與其受辱於後日無寧決意於今時病若不

至深重何敢乃爾諸病之中心病極重病不可為只待死日諸卿以從

左右宜加哀憐俾遂微志再上劄 上不從○兩司請 勿內禪三 啓

上不從○金應南李齊閔等三 啓曰國事之危急時事之艱虞姑

置而勿論請以天意人心言之三京既復舊邦惟新則天意可知萬物

喁喁孺慕已切則人情可見重光之責拭目之治咸仰於 聖躬而未

及倦勤之年遽下總師之 命朝野之遑遑人心之切迫有不暇言而

臣等竊恐大拂於天意之攸在也況今 宗社為墟園陵禍慘 回鑾

舊都祇謂 先原上以慰 祖宗乃顧之懷下以答臣民後我之思此

聖上不遑之先務而退避之 念日固前進之期愈邈此可謂為

宗社生民之計乎不仰自恤是 聖上今日之謂天之闕綫是 聖上

成功之所請加 三思亟寢成命 荅曰予意已盡諭矣○政院 啓

曰臣等昨者伏覩 聖批責以不即奉 傳旨大違義理臣等相顧悶

嘿不知所言臣等忝在辺密目見國勢岌岌危亡日迫而 聖明在上

尚不奮發討賊以圖恢復惟欲譙冲退遜以誤大計此臣等所以不避

方 命之誅而有所復逆者也竊念今日事勢賊屯海岸尚無退遁之

期民填丘壑未有賑救之策至於 園陵之辱 宗社之禍駭目警心

有不忍言當此之時在 天祖宗之責於 殿下者為何如百萬生靈

之望於 殿下者果如何耶此正 殿下枕戈嘗膽之秋固非釋位退

閑之日而累 下速施之教上下相持已近一旬群情悶迫氣象慘

非所以鎮定保合者也更加 三思 傳曰仍冒則國事再敗禪退則

時事可為因仍苟且不能自處徒貽羞辱於國何益願勿更言上史臣曰

百年 祖宗基業至于當子而覆滅無餘謙冲退遜不欲更臨德兆之

上 一朝引疾欲禪大位於聽明仁孝之嗣其情誠可悲而其意則甚義

矣 苟非明斷曷有此舉為大臣者雖出涕而幸行未為不可也何乃倡

率 百僚若陳力爭必得允俞而後已乎賊未退而欲為此舉則爭之

始 矣賊退賊已退而欲為此舉則爭之已還而欲為此舉則曰 儲官下

則 曰 詔使在館不可為 詔使已還而欲為此舉則曰 儲官下

不 可為 詔使在館不可為 詔使已還而欲為此舉則曰 儲官下

亂煌禍而指以為冲嗣自古要有孫冠冲嗣耶爭之不已使盛意中沮  
深可惜也○以尹颺為司憲府掌令許葦為議政府舍人李尚毅為弘  
文館校理○尚毅性信厚居家有孝友之行○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午  
時未時申時日暈○張雲翼以備邊司言 啓曰柳希先以亶恥伏立

將賊未來到先自逃竄虛言驚衆蕩敗名邑倉庫罪不容誅前因權慄  
狀 啓使之依軍律施行而權慄狀 啓巡察使李廷龍以希先斬一

級放釋未便此意 啓下已為行移想必處置矣然依 上教則遣宣

傳官持標信行刑何如 答曰依啓○乙未○左議政尹斗壽率百官

請勿內禪再 啓 答曰不勝悶迫痛泣之至萬一可堪何敢如此若

還京謁 陵寢即許予意乎若然則今當勉強從之○左議政尹斗壽

率百官 啓曰伏奉 聖教臣等不勝感歎涕泣而姑退○憲府詰罪

黃廷或黃赫等 上答曰黃廷或等罪與李瑛異矣○諫院請罪黃廷

或黃赫 上不從○備忘記曰一凡事各有所主者然後庶可以擔當

自任而終有條理在平時為然况兵務乎故蕭何饋餉韓信用兵我國

之事則搖漾無主羣聚而議之人不能專責一事效其效無聞焉以職

事言之軍糧戶曹主之兵務兵曹主之自兵興以來未見戶曹料理糧

餉唯有備邊司啓辭而已前在定州時以不能輸運唐糧一事不任其  
憫命催邊司堂上中兵曹參判沈忠謙專掌檢舉而厥後別無專掌檢  
飭之事此必難於專掌故也今日之虞糧餉最急予意本司堂上中擇  
其人專掌糧餉一以委之又使其人有擇僚屬數人使之晝夜料理毋  
得如前泛泛一聞今年農事頗稔云此時不能措置軍糧則事去矣自  
關西至嶺南各別規畫多方措置處處積穀以待兵糧可矣自在義州  
予之所憂不言他策唯每每言之故糧餉一事而已一四方勇武精銳  
之士何限而搜括無路亦難以威驅之使付之悠悠時事如此不可守  
常今宜下令勇力武藝之事皆許自詣行在仍試其才即不待斬級或  
除顯職或除禁軍或許通或免賤或免罪或免役各隨其人之貴賤而  
施之仍起送於軍前使之立功重賞此即古者募兵之意兩謂才不必  
射矢或以力  
或以走或以趨捷或以履石或以勇各隨其能而試云耳一數日前啓下書狀中初試入格而赴  
戰斬級者有之依前傳教即給紅牌送于軍中以示必信事一惟政  
僧軍勇敢無比今又殺敵斬級奪船隨即重賞勿謂僧軍緩於施賞以  
失其心其賞當禪科者依前傳教亦即給科事一郭再祐差星州牧  
使一邑守令彌令只行於其邑而不能行於他邑雖差再祐都將而未



有朝廷命今再取可差助防將助防將雖多不妨一操鍊一事一亥為  
急我國之技不過控絃射矢而已須及唐將在時多抄弇少可合之人  
必學傳精銳日日鍊習若一朝撤還追之無及更難不學此一事似為  
視之悠悠宜各別用意程督一雖學自枝勇士如雲非火藥決不可當  
此焰焞一事曾為留意幸而傳習倭法而唐焰焞海水煮成之法則至  
今無人傳習今宜各別下令果能傳習其海水煮成法者則有職人陞  
堂上其下除授高職事一今日賊掠急急此處若有粟可船運泊于漢江  
行入京或親賑或命官賑之蓋自此運穀而歸則民將曰吾到自領  
粟來賑非但此也初入京必賑後及他事於理為得一賊據邊城果無  
其意乎今日只待其自歸束手無策一朝長驅北上誰能禦之今日之  
事正燕雀處堂之勢也本司堂上及侍從諸臣各獻其策何如一忠清  
道調兵運糧未見其有所為有若異區極為痛憤察處事○外時日有  
兩珥自辰時至午時日暈○夜一更二更密雲客星不見自三更至五  
更客星在於大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政院  
啓曰目今急務莫如 旋軫舊都一事兩司及中外大臣 啓辭已盡  
之矣自 上亦必商量善處矣今者秋候已深風氣已冷京城各處大

小修葺之事一日為急不得已今明日內決定進駐之期然後乃可  
及矣惶恐敢 啓 傳曰若前進則予當獨往矣聞京城猶有倭賊云  
豈可與倭賊同在一城若前往則賊必盡知我國所為矣處此之事言  
予備邊司議處○庚申○憲府請罪黃廷或黃赫等 上不許○諫院  
請罪黃廷或黃赫等 上不從○備忘記曰金山等處我國人民多數  
投入其中豈無欲還而疑阻者別作榜文明示告諭如果出來非徒免  
死當終身免役或許賞職等事參酌議處事言于備邊司○備邊司  
啓曰臣等伏見大明會典 祖訓云日本國雖朝實詐洪武五年始令  
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天將引小西飛講貢殊非 祖訓遺意將此  
意別為 奏本或移咨于禮部似為無妨敢 啓 答曰此意至當  
天朝更為發大兵刻期進討豈偶然哉但既不能討又為之納和斥之  
則彼之懷憤逞毒庸有極乎我國介於其間為其噬啗勢不能支吾矣  
所恃者 天兵而 天兵撤回國勢岌岌切須相機深思只但直請其  
發兵討平以絕覬覦 中國之心可乎然不知其何如也更議施行萬  
一 中國不能討又為和諉以賊已退外國事置之度外則至此而我  
國之事決矣○備邊司 啓曰展謂 陵寢慰撫貴民一刻為急有云

日散終至空虛後難督入故入城之後觸事多梗十無一便臣等非不慮此而必請不已者蓋以大計為重出於不得已也請速卜日 前進至於與賊同處決非所宜而今聞奉旨鄭姬藩之說則小四飛手下龍山病倭俱向西路京城別無所留之賊只有降倭一人因事姑留不遠當為繼往云在今 進駐別無所妨敢 啓 答曰雖一倭不可與同處依啓卜日而一邊令速處其倭○備忘記曰莫嚴者軍律他罪猶可佩古人至親亦不饒佩流涕而斬之誠以不如是其誰履屍涉血爭首赴敵 中國歷代不暇枚舉我國崔瑩之為將退一步者斬是故其軍獨蹴蹋而進有事變以後犯軍法者滔滔皆是而有司之案法者何人乎倭賊則小違其令必誅我國則重犯法律必佩以此相角予戰可知事變後犯軍律將士守令軍卒其中尤甚者一一察之依法施行事言于備邊司○政院以李弘國推案入 啓其供招曰弘國都體察使柳成龍軍官也四月日不記體察使聞 宣陵靖陵為賊燒掘之奇與接伴使哭臨於滿月臺後招弘國曰汝可往奉審云弘國與朴麟李太成尹孝閔張許弄孫金檢興等五各十五日夜半進審 靖陵掘發明實牙兵李太成先入壙中壙中有荒之物云臣與尹孝閔隨而同入壙中

則梓宮燒毀之處有一尸身橫置時夜黑便以撫摩則暫有臭氣旋即  
按及胸腹則似是以陣尸體與尹孝閔捫其手捫其面上則只餘角矣  
弘國驚恐即時出來 陵上曲墻近處有衣服三件半為腐敗只有筌  
棺斫破之片不經燒痕者又往 宣陵則亦為掘發即與牙兵二名入  
其墳中則只有燒火木片而已以此辭細細報于體察使○委官尹斗  
壽 啓李弘國安世姬將疑面質先袖牴牾之端一時取招世姬供辭  
俞往而自恟似有苟合之迹更不為面質只捧招以入何以為之敢

稟 答曰若然則當為分揀矣○傳曰賑救時救荒操屢中所載如橡  
實松皮草食等物措置○夜一更止五更密雲客星不得看候○政院  
以備邊司言 啓曰伏覩 聖教出於臣等意慮之表不勝感服 皇  
朝祖訓如是而 天將將帶賊倭而去與之講貢誠為痛憤但既不能  
勤擊盡絕又不羈縻而講貢則彼賊逞憤肆毒及甚於前我國介於其  
間受害尤酷 聖慮所教果為允當姑勿舉行何如 上從之○備邊  
司 啓曰伏覩 聖教十餘款皆切於禦敵保邦之策臣等不勝感激  
之至大抵事不擔當雖才無成叢言盈庭終歸擾攘 傳教之意誠為  
得宜兵曹參判沈忠諫說掌運糧身在本曹兼察他任事有難便益

難於專掌或相掣肘而然也戶曹判書例兼本司堂上者蓋有此也今欲不得已以一人專掌則或公戶曹堂上中兼本司者一負別掌其事猶或可也若以他負擇差則手生眼生檢舉之難及其於前人不如其忠謙仍察之為愈今年農事頗稔京畿慶尚咸鏡道外其他各道則及今秋成各別規畫多般措置以為兵糧事合該掌商確區畫施行宜當四方勇武精銳之士皆詣行在試才自薦者雖無軍功分等優賞事初試入格赴戰斬級即給紅牌送于軍中事惟政僧軍斬級者即給禪科牒事郭再祐助防將差定事本司堂上及侍從諸臣各獻便宜之策事聖教至當依此施行為當多抄年少可合之人須及唐將在時傳習諸藝最為當今之急務而事歸悠泛尚無現效天將所駐如義州松都事多倉皇無暇操鍊唯平壤及兩南等處學習傳法其原役姓名及所學技藝一一開錄事下諭宜當以海水煮成焰焯之法無人傳習所用不廣誠為欠事重賞之下必有能者如有學習者別施重賞宜當大駕進京之日運粟分賑實是恤民之盛意聖教一下孰不感泣但國儲板蕩他無得粟之路如不得已則除出唐糧或買穀於本道或分江華來泊稅米令戶曹預先整齊宜當忠清道調兵運糧未見所為

誠如 聖教目今朝廷命今下於各道者未見劃即舉行不但忠清而

已也似聞忠清之糧出於一路各站調兵則前已許項狀 啓時方調

聚云矣然更加移文申勅何如 傳曰依啓舉行條件捧承傳○辛酉

○以備忘記傳于左承旨洪進曰卿以禮房承旨最為勞苦今陞授漢

城判尹其體子意盡心賑救動駕前先入京都以察職事但昨日啓下

賑救船運轉輸米勿委戶曹卿即即整齊催督點檢回泊于龍山等處

以待予入京之日 史臣曰進以凡庸小器別無可稱之才而驟陞正卿

者乃父 ○兵曹參判沈忠謙 啓曰前在定州 命臣看檢運糧之務

不過察其大槩而至於查算勾結許多措置畢竟歸於該部是彌令

兩出豈有成效不然而使備邊司專掌則在戶部為失職在小官為侵

官地官之長例兼備邊堂上專為軍餉而設目今判書韓準參判尹自

新皆是備邊堂上且兼任地部孰諳該務捨此二人而使小臣贊幹其

務有若檢察該部者然其於大體大有所妨而亦未免掣肘膠擾之患

矣事甚難便敢此冒瀆 答曰在常時則戶曹專掌為之矣但今則戶

曹事務甚多而軍餉一事極緊極急戶曹恐不能周旋卿專掌與戶曹

同議為之可矣國家興亡存歿皆係於此卿其夙夜盡心且予有違安之計

萬一

天朝更裁大兵而來此時糧餉何以為之鄉須深思極盡措置

予則專倚於卿而已○諫院請罪黃廷或黃赫等且 啓曰伏聞冬至

使之行尚衣院貿易銀兩之數甚多方今軍需告乏 國儲匱竭固當

務從儉約而物貨之買又加於平時已為不可况此銀兩 皇朝所賜

犒軍之資歸之私用尤極未安應用之外請一切勿買臨陂縣令洪溶

年老昏庸尸居其職委政下吏民不堪苦請 命罷職居山察訪崔天

健以年少文官厭其路遠殘破除授五朔偃卧鄉家無意赴任如此之

習不可不痛革請 命先罷後推 答曰元熱之人不可殺之不兄新

啓依啓○自一更至五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並

微於天倉星○以趙瑗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廷龜為兵曹佐郎○壬

戌○冬至使拜 表 上出御于教簡堂行禮○傳曰京城之民死於

賊鋒者何限大駕入京城即設壇致祭且古者國有大事必望秩山川

今強寇已退大駕還京或降香致祭于諸名山大川且未入都前遣官

致祭于國都三角 嶽木覓漢江之神且進駐時如有所渡之津依朔

時津例致祭謹啓稟言于禮曹○憲府請罪黃廷或黃赫等 上不從

○諫院請罪黃廷或黃赫 上不從○備忘記曰熟聞木州城池為一

國之最及到此而親觀之則城子不高而南北有高山俯臨城內物莫能逃小賊則猶可禦累日相持之大賊則決不可守古人置鎮之意殊不可勝首陽有山城極險且峻苟能修築其堆圮積穀於其中則雖累年足以守之卿其大駕進駐之後修築其山城親自監董務欲堅緻又與益司同議積穀累萬碩於其中以爲倉卒意外之備且卿以閫帥留鎮此州大駕離發之後允扈衛諸事烽燧瞻望另加嚴密抄兵鍊習日加訓導卿其毋忽前日卿率入衛牙兵三百兵精馬健子其喜之并以此意言于兵使趙仁得見此傳旨兵使心知之勿令傳播○自一更至五更客星在於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禮曹

啓曰京城設壇致祭諸名山大川國都山川及所過津渡致祭事

上教允當卽爲舉行矣牛耳山碧瀾渡松岳紺岳臨津三角白岳水原

漢江等處先爲設行京城設壇致祭及諸名山大川次次設行何如

傳曰依啓祭物至誠爲之○祭亥○諫院請罪黃廷或黃赫等事且

啓曰車駕留駐本邑守令例爲迨陞已有未便之議今者移駐未

幾本道監司兵使本州牧使判官一時並授重加恩典大濫請益司

柳永夔牧使村慶新并命改正兵使趙仁得曾爲方伯時庶意防禦



不守堅城賊鋒未到隣境先自逃遁竄匿海島使一道之人望風潰散  
列邑蕩破判官睦詮棄城逃遁之罪與趙仁得無異而尚保官爵今者  
又授重加物情尤極痛憤請并 命罷改 答曰黃廷或等事已論不

允車駕留駐本道方伯閻帥守令加資當矣未可改棄城之人豈獨此  
人然前將其罪請罷則可今因加資而論之似為未穩不允○自一再

至五更客星在於天倉東第手星內三寸形色差微於天倉星○吏 批

以李增為禮曹判書鄭昌衍為議政府左參贊李輅為刑曹參議○平

安道觀察使李元翼馳 啓曰本月初六日遊擊戚金趙文明帶進貢

倭奴小西飛等三十餘人入平壤府不共之讎經由我地摧心痛骨之

意反覆開說遊擊等皆以謂事勢如此奈何奈何邈然無所可否極為

悶痛倭奴等處米饌薪水全不給與則 天兵等自相措備供給矣○

甲子○司憲府 啓曰 車駕所駐本邑守臣奔走供職自是臣子分

內事少無可賞之功而海州牧使朴慶新判官睦詮遽蒙 異恩至授

重加况觀察使抑永慶節度使趙仁得尤無可紀之勞而有此 除命

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并 命改正永柔縣令黃壽專以善事曲媚為務

巧作名目侵責小民無所不至而至承 恩命尚保官職請亟 命罷

改瑞山郡守朴仁龍性本泛濫縱恣無忌偷出官穀公然船運以為私用遂安郡守韓守真居官貪虐稱託天將支供督納科外米布民不堪徵斂文化縣令康孝業人物殘劣尸居其職委政下吏闔境嗷嗷南

海縣監李安繼縱酒失性刑罰殘酷吏民逃散將為棄邑請亟命罷職近來銓曹往擬之際多不擇人至為非矣今此數邑凋弊益甚別擇

慈祥勤幹之人斯速差遣洪州為湖西恒邑素稱物力雄富而前牧使

閔志男自赴任之初專不治事及其變生之後官儲米穀公然偷取或買貨物或買田宅侵本州倉庫虛竭為一道棄邑物情莫不駭憤請

命罷職不叙答曰觀察以下叅酌論賞今不可改黃壽已為論賞亦不可改餘依啓如是之論啓從則從矣守令數適生民之害甚矣云今

後各別詳察為之○諫院請改正柳水慶趙仁得朴慶新等加資上

不從○上教政院曰某處穀未入城之前使之趁期輸運勿使傳教之意歸於虛地此意言于該曹急速催促東城久設於城巖赤子盡陷於塗炭子遺之民咸仰首待哺移

午地○柳愛寅為侍講院文學趙維韓為侍講院說書○乙丑○諫院啓曰君父所駐之處臣子雖或有微勞自是分內事况無可紀之

勞有可治之罪乎 恩典太過牧議諱悉請監司析水慶牧吏朴慶新

并 命改正兵使趙仁得棄城逃竄勿反 加恩典則恐有乖於勸懲

之道也判官睦詮棄城逃遁與趙仁得無異而尚存官爵又授重加

恩典太濫請 命罷改水丞縣令黃壽奔走曲媚昏夜營營豈可濫授

無功之加乎請亟 命罷改黃廷或黃赫等負無君之罪絕君臣之義

在 王法必誅自 上曲記動舊不忍置法臣等竊惑焉請 加三思

亟 命依律宥罪 答曰答府同黃廷或等事前已盡論不允○備忘

記曰用兵之道得將與積穀斯二者而糧餉則前已傳教矣有司更加

盡心自古百戰之後必有良將以經戰二年未聞有將才豈有之而未

得聞耶古者用將之道或發於行伍起於編裨而我國則必以職秩門

地委以司命之任功業之不建無恠矣 中國則多得斬級者陞遷為

將而我國亦無是規四方官義兵中如有將才勿拘常規書啟其名拔

片之且今日之事上下以操鍊養兵為務其無及他事劉負外所謂須

惜分陰是矣更加體行言于備邊司○夜一更二更密雲客星不見自三

更至五更月光明盛客星不見○丙寅○備忘記曰兵曹昨日軍士數

書啟一千一百五十九名而今日實數問之則二百六名云中間應有

奸偽察治事言兵曹○備邊司 啓曰京中有倭賊一人橫行閭巷

縱極兇惡城中既無 天將又無倭將而一賊任意橫行尤為痛甚守

城大臣屢密論何如 答曰甚當○禮曹 啓曰昔在唐時賊入西京

焚燒 廟主及其恢復素服向廟三日哭今者 廟宇雖焚 廟主尚

存非如廟主俱焚之比然二百年 祖宗神主奉安之宇一朝灰燼上

下慘惻之情所不忍言 大駕入京之日請詣 宗廟洞口素服向

廟哭臨直 還別宮 先聖廟其日亦遣宰臣率儒生拜哭何如大臣

之意亦然敢 稟 上從之○一更二更密雲客星不見自三更至五

更月光明盛客星不見○丁卯○備邊司 啓曰臣等伏見昨日 聖

教以我國經變二年未聞有將才豈有之而不得聞耶四方官義兵中

如有將才勿拘常規書啓其名擢拔用之臣等將各道軍功狀 啓恭

以所聞自堂上官以至庶賤精選力戰敢死之士分道成冊其中不

無僥倖竊吹之輩而大抵皆是表表著稱者也目今兇賊屯據邊陲解

兵無期如將以此輩分屯要害或為偏裨或為牙兵豐其犒廩使之蓄

力養銳而就其中才堪牧民者拔為守令可守鎗堡者選為邊將積功

累勞拔擢為將則安知干城熊虎之將小起於行伍乎第念國家於此

軍費之既重養之當厚倘於撫恤之道有所未盡而俾為長征之卒則非但怨咨之朋興實恐勦賊立功者以是為戒而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為矣冊子二卷惶恐投進啟 啟 答曰依啟如此之人破格用之各別撫恤○以李礪為吏曹參議吳億齡為弘文館副提學李海壽為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 啟曰伏以國運不幸島夷肆兇 廟社丘墟乘輿播越慄痛之禍尚忍言哉幸賴 天朝字小 皇威遠暢凶醜自遁舊京新復此正 殿下興衰撥亂革舊圖新之日也中外臣民孰不延頸拭目離望中興之盛而迄今寥寥未聞有一政一事可以答天意慰人心者臣等相顧缺望莫曉厥由伏見 殿下自遇變以來憂勤惕慮罔敢荒寧籌畫策應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不悔禍亂靡有定國不振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卒散而未集財竭而無贏使中興之效蔑幾乎無聞者豈非上下恬惰架漏如前之故也嗚呼賊雖小退猶據我疆海徼一帶作為巢穴兇詐之謀有不可測是未可安枕而卧也加以兵糧俱竭內外赤立民生垂盡上天示警國勢岌岌不絕如綫危亡之患迫在朝夕君臣上下所當枕戈泣血竭力殫誠圖復深讎之不暇而方且回翔廊廟無遑遑感蹙之狀玩揭時且有溺豫宴安之習噫修兵改紀能

成朝廷如李綱者幾人正色立朝自任恢復如陸秀夫者何人備邊之  
所幹不過酬酢文書而討賊復想之事專倚於天兵軍機策應之務  
一委於殿下抄兵儲粟則曰姑俟賊退修政祛弊則曰姑俟賊退猶  
望兇賊之自退而其於禦賊自治之計茫然不為之措置一聞急報則  
荒忙錯愕束手罔措無一人以國事自任者而或者以為賊必遁去無  
復可憂此臣等之所未解也噫賊之退遁畏我國耶畏天兵耶彼之  
所畏者在於天兵而天兵已撤則賊豈肯遽自退縮而其猖然之心  
亦豈一日而忘我然則其所以擊退者姑緩天兵而不問和與不和  
再逞凶毒之計必矣若於天兵入歸之後知我腹內之空虛更肆衝  
突則將何以禦之臣等於此仰天椎心泣盡而血繼焉伏聞艱憂啓聖  
多難興邦今日之亂未必非殿下玉成之地而其圖存弭亂之機只  
在於更化改紀一轉移之間耳嗚呼今當恢復之始有同創業之初洪  
基再造舊邦維新不於此時大有所更化收拾已散之人心則積弊因  
循無日不祛國家終至於不振矣可不惧哉姑就當今切急之務而言  
之民生之困悴莫甚於貢賦一事正稅之外其他雜役進上允所以  
誅求割剝者名目不一有難殫記以至隣族之弊侵毒尤酷老弱顛于

溝壑丁壯散之四方環三百六十州嗷嗷然如在水火之中而至于今日師旅方興飢饉荐臻徭役之重人不堪支倒懸之苦甚於昔時而顯顯望治不啻飢渴夫人情困則思息爵則思通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爵塞通誠能推此而行汲汲改圖變而通之盡反前日之所為如祭享之需御供之物逋欠之賦一族之弊皆令蠲減至於改貢案寬力役省冗官罷興作凡可以利民除害者有著救焚拯溺之急則民力得紓國本亦固恢復之基置其然乎保國之方莫大於養兵養兵之道莫先於足食食既足然後可以養兵兵既贍然後可以用武竊見近日聖念之所軫惟糧餉是急朝廷之所憂惟戎兵是務其於軍政一事宜若筭無遺策而紀律蕩弛防卒逃散頻年取士無補戰用國儲空虛財用已竭邊臣告急軍餉不繼軍無隔日之糧將無滿百之卒開口望哺救死不贍食盡兵潰勢則然矣况望其張皇威武以制方強之敵乎必先為足食之道以實邊儲急講聚兵之要以括丁壯厚爵賞以廣招募明部伍以俟興發如諸葛亮之屯田積穀訓習武藝以圖自強之計然後兵強食敷不待臨陣決戰而必勝之形可見矣賞罰者人君之大柄也惟其賞必當功罰必當罪

然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誦令行而紀綱立矣竊見近來刑政無章賞罰顛倒不次之命或及於姻昵超擢之恩猥被於輿臺背國之賊獨免刑典敗軍之將猶保首領至於斬賊論功任意低昂募粟納官各於施賞功高而居下冒偽而得官將士解體中外扼腕側目疾視衆怒所興竊恐自此國家之刑賞不信於民而民皆怨憤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必也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待有功使發誦施令之際無一不信然後民心感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恢復之功成矣夫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自古以來未有不得人心而能為國者伏見頃者大賊猝至邦本先搖將士外潰都民內崩背動訛言焚劫宮闕遂使二百年基業之地陷作題離之窟穴甘心屈辱多有所不忍聞之事人心之怨叛至於此極者何歟蓋自宮市抑貨而民怨內奴驕橫而民怨王子廣占山澤而民怨第宅踰制土木繁興獄事連年賦役煩重民無恒產思亂久矣是所以致如此之禍者也幸今天日再中車駕初旋人皆慶覩喜若再生其待聖上若孺子之莫父母如大旱之望雲霓然則固結人心維持國脉其不在於此日乎若使民不愛上委而去之則雖蕭何給餉韓信用兵亦何益哉上年之事足為鑑矣伏願殿下推惻隱之誠



發哀痛之旨罪已責躬一新治化分違近臣疏論八方訪問民瘼以收人心則庶幾羣情悅服而皆有親上死長之心矣言路之通塞而國家之安危係焉伏見近來士習偷靡言路壅遏朝廷之上清論不行 聖教求言率歸於虛文朝臣抗章未免於例下雖有切時之論利病之言不聞採用之實或示厭聞之色宜乎士氣之摧折而嘉謨之不進也是故人皆括囊以言為戒指循默為良謀謂謬為失策依阿軟熟以取苟容言路之塞到今益甚長此不已則竊恐不測之變迫在 殿陛而無肯出一言者臣等寒心焉伏願 殿下恢有容之量獎忠直之言雖在微賤而必採雖至訐犯而必容使有懷必達而悅懌從之則上下交孚可致光明泰和之治矣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人欲之隄防教化之本源孰大於此者乎近年以來世道日下人心日污朝廷之上貪風大熾縉紳之間清節罕聞風俗一敗馴致大亂自然之理也至于今日國無紀綱大方毀盡人心縱弛無所顧忌士子之稍惜名節者亦至於口腹遑遑求利鬻餐無厭以廉潔為沽名以清介為外務奔競請托罔有紀極泯泯勢禁不復知有廉恥嗚呼朝廷四方之表準宰相萬民之具瞻而禮法之廢至於如此則守令之培克害民吏胥之奸誦蠹政無足

恠也公道之存亡而國家之治亂分焉伏見近來公論不行私情交起  
是非用舍一出於私而公道放蕩仕途溷濁庶官之注擬惟視請囑之  
高下債師之譏賣官之謂盛行於世關節紆紆賄賂狼藉行私滅公益  
甚於平日廉恥之日喪民生之日困職此由也至於宮省中 禁密之  
地息常掩義愛常勝嚴禮法不立而瀆慢易生故市恩干寵之輩得抵  
間隙而蠹 君心害國政者恒必由之可不謹哉臣等固知 殿下處  
宮庭以莊御左右以嚴然而逸欲易萌踈逕難遏情隨愛遷事為私奪  
或有不能無累於 清明之治者伏願 殿下先嚴正身之道益盡御  
邦之要無謂內治之已正而有所忽焉則宮闈肅然上下有截自近及  
遠之化可以致矣嗚呼恢復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法度刑政之  
末而在於人主之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  
已惟 殿下勿以兇賊少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惜勿以境土  
纔復為可安而以國勢未強為可憂上念 宗社之羞辱下憫赤子之  
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賑之此心之發即天理也誠能因此心之發而  
益加省察兢兢業業無一息之間斷使在我者空洞清明合乎天理之  
正則災眚施令無不當於人心而旬月之內風采立異以之治軍旅足

兵食振頓類網更張弊政皆得其宜讎賊可滅中興可圖伏願 聖明  
留念焉取 進止 答曰省劉朝夕之人非所能堪不敢偃然嘉獎有  
若將為者然只一味感懼而已但其中一欵備邊司事以予昏聩今日  
之事專賴於備邊司其功大矣此則未可如是為言矣○以憲府劄  
傳于朴東亮曰至於宮省以下之語指誰而言耶問啓○持平金權  
啓曰宮禁之中恩常掩義愛常勝嚴自古帝王家通惠故臣等當此艱  
難之際欲獻區區之忠而乃進此戒今承 下教不勝惶恐之至 答  
曰此言正是欲知其所指而戒飭耳勿為惶恐後日如有之可言之○  
備邊司 啓曰伏見提督接伴使狀 啓提督苦待詩章至曰 國  
王何不贈我一小詩乎 國王雖不贈諸臣何不製送乎至送夜不收  
催督兩詩章之咏似非其時 天將屢屢懇請不可一向辭拒前者已  
令 行在文官製呈兩各有事務遷迤至今殊為未安令藝文館專管  
如課試帖字例明日內一齊製呈考擇寫送似為無妨金屏則已為入  
送此意接伴使處移文何如 答曰依啓其所製送入啓御覽後送之  
○本州三殿差備人等依江西縣例給復一年○以慶尚監司書狀  
下于政院以備忘三條 傳曰我國與中國今為一家賊勢如此連續

飛報使 中朝一一知之可也經略雖已還可成咨文急急報于遼東  
一如此勇敢之人各別破格陞賞事一慶州蔚山之兵最能捕賊其守  
令已為堂上姑待後效而無乃或下書慰諭給某物軍人亦或有慰勞  
之舉議啟○戊辰○備忘記曰賊不退去之意在義州時言之非一今  
賊修城繕壁運糧積穀不難知矣我國修城繕壁與之對壘或出奇破  
賊而束手無為大抵賊到處全以形勢為據觀其所為賊中必有極點  
者非我國所及也我國則全不察形勢士卒其處群聚如群羊湖南舟  
師為熊川賊所扼不得進并水戰而失之予意此賊非一二年可退若  
於寧海長鬐等徵全羅忠清船匠大作舟艦從東面而迭出伐之侵撓  
海上賊船或邀擊或潛襲不休賊未必不困矣論處事言于備邊司○  
己巳○司憲府 啟曰載寧居前監察張彥弼妻崔氏呈狀于本府曰  
去壬辰年五月倭賊入本郡時郡守尹善元率其妻妾奴婢避亂來接  
于女家其所持家莊雜物埋置於家後巖下因逢賊見失善元發怒起  
軍女身及奴婢九名結縛到郡足掌無數亂打翌日不報監司威力刑  
問至於奴險年福龍承富等杖下致死請令監司窮詰事于各人從情  
從實馳 啟依律定罪善元以私憤濫用刑杖至於殺人用心極為無

狀自知遠近喧傳公論重裝不得休有官爵怠棄職事徵歛無藝闔境  
嗷嗷民不堪命若待獄事究竟則為日必多貽害益甚請命罷職

上從之○黃海監司柳永慶兵使趙仁得引見上曰何如可以却

敵乎永慶曰以我國之兵力糧餉亦乏而今則繼糧極難矣上曰糧

餉必須耕種而政待之如有間隙必力勸耕種矣永慶曰兩麥小臣亦

已勸耕之矣上曰賊之土窟例據山上必擇形勢矣然在此之賊

兒戲耳觀慶尚道之賊極為據險矣仁得曰小臣所抄精兵多至一萬

二千餘人率逃走矣永慶曰今次新及第皆是虛事彼此皆不得用矣

仁得曰士卒如彼必使其將之面目方可為之矣上曰本州無貢

物之役乎永慶曰國家雖有減之之事無暇不能舉行矣上曰此

州之民為賊被擄見殺者幾人永慶曰此州人甚惡見賊迎降故見殺

者小矣上曰然則海州無死節之人乎柳永慶曰海州則未得聞矣

上曰隨後如有所聞褒獎可也仍賜酒○以鄭光績為戶曹參議

李尚毅為司憲府掌令○卯時四方有霧氣辰時日暈四更坤方及天

中雷動四更電光五更四方電光大雷動四方電光五更四方電光大

雷動是時霆擊火起本州西門內人家延燒人三馬二驢一死○庚午

○政院 啓曰 大內不遠之地有雷震之變敢來聞 安 答曰知

道 啓曰嚴時刻已為 啓下故初嚴前二刻入 啓矣 傳曰如此

之時何以為舉動乎○賓廳 啓曰天之示警極矣大矣未知又有何

事極為愾慮今日 舉動當此警懼之時勢不可為請 命退行臣等

俱以無狀濫膺重寄不能克正厥事致有大變至此亟 命罷斥以答

天譴 答曰勿辭進駐之日天變如此天意可知今日舉動停之○賓

廳 啓曰曉來天變極為驚動未知 聖候何如 答曰平安矣○傳

曰三大臣引見○領府事沈守慶左議政尹斗壽右議政俞泓右副承

旨朴東亮入 侍 上曰夜來天變非常天道昭昭以萬無可堪之人

以據不退故天之示變其若耳提面命焉予退則賊退天變亦消矣此

外無他策沈守慶曰天變雖曰非常適與自 上進駐之日相值豈可

以進駐之故天乃示變如此乎斗壽曰天變非常古人有言曰皇天仁

愛人君今之示變無乃仁愛之心乎豈可以示警之故為退托之計乎

但恐懼修省而已矣 上曰決不可仍冒予之退去一念耿耿于懷上

通于天而予不速退故天乃示變也俞泓曰尹斗壽仁愛之言是矣天

有仁愛之心然後示警矣 上曰釜山之賊屯據境上頓無自往之理

賊與我國豈可相對而處乎沈守慶曰頃見水使狀啓亦欲以舟師  
揆攻云矣若從左道出其不意以舟楫擊之似可成矣上曰必擇形  
勢然後可圖當先攻熊川之賊與全羅道水軍之路得以相通似可矣  
然此皆予斟酌之言也上曰大槩天朝不為結末乎守慶曰經畧

留在義州之意未可知欲待其賊退後以渡江云此言然矣上曰大  
槩經略甚為荒唐之人受天下大事處事變詐殊非君子我國則滅亡  
矣中朝無人極為寒心○上曰我國之人非徒渠不見兵革乃祖乃

父亦不見兵革今以不閑軍旅之卒當數十萬強寇其可得乎○接伴  
使尹根壽馳啓曰臣昨日早牌與鄭琢黃慎李廷龜等進見經略經

略曰國王在江西耶臣等答曰時在海州經略前日以世子進住慶  
向之意已為咨文矣世子往駐則勅令諸將防備措置緊要事多矣何  
至今不為回報耶臣等告曰老爺為小邦善繼之計至矣但世子患咽  
喉痰証未能快美在海州調病矣經略曰慶尚道則殘敗之地雖不可  
往全羅道不經賊變全羅道則可以調病矣天朝大兵豈有恒駐外  
國之理世子豈可獨安逸乎臣等又告曰倭賊尚在釜山等八城若老  
爺過江之後西向長驅則小邦決難抵當老爺何以善處經略曰我已

有禦倭方略徐國君臣不須過慮又曰石尚書之意欲撤回留兵我不  
令撤回徐國不聽我節制則當撤回兵駐于寬奠處云云○備邊司

啓曰 鑾輿還都先聲已聞非徒遺民踴躍聚集想 陵寢先靈昭鑑

於冥冥之中矣今聞日官之言明日亦是吉日云今日以謹天戒退行

明日以已嚴軍馬啓行修省之方慮弊之道兩得其宜敢 啓以備忘

記 傳于政院曰進駐之日天乃大雷電以兩至於霆擊人物天意有

在雖耳提面命不如是其昭昭也予不自處以召天怨今日之事唯當

速遵前教此事如水必東如日必西終不可遏一念耿耿上通于天不

如速行唯此一事之外雖千謨萬策更無可為抑輕進空虛之城或者

非天意乎進駐姑勿為之速舉引對時傳教之語言于大臣○賓聽大

臣 啓曰 聖明有此意思臣等非不知也屢為 下教臣等猶不敢

奉承者所重有大於此不得不血誠陳 達纔得回 天德音耿耿在

耳何意今日又 下此教引對時縷縷上答謂已 下燭微誠而全見

下政院之教臣等相顧失色罔知所為臣等雖啓為婦寺之忠徒以承

順為道舉朝羣僚其敢默默騷擾之端又起於今日矣予勝悶泣伏望

亟寢此命深思大計速為進駐 答曰此事不可以威力強逼亦不可



區區屈意從之今日不得行明日必行明日不得行又明日必行今日  
不得行來月必行來月不得行又來月必行坐卧不忘食息不忘一舉  
足而不忘期於必行不行不已待為騷擾無益於國事莫如速為舉行  
○劉總兵移咨略曰近接經略兵部疏稿條議善後事宜內并世子光  
海君李暉者青年英毅該國臣民盡皆傾服已移咨國王亟催世子速  
往全慶駐劄與本鎮一同協守經理乃為當今第一要著等因看得世  
子光海君年資青妙志氣激昂雖未得子晤談業已聞於章疏况流離  
瑣尾可無除兇雪恥之心而整頓恢宏當切卧薪嘗膽之志事干軍務  
擬合行催為此合咨 貴國煩昭來事文理速令世子光海君帶領陪  
臣星夜前來聽本鎮行令熟練戎務講習鞬鈴以為保邦之計實本國  
將來太平之福也云○辛未○左議政尹斗壽率百官 啓曰 聖教  
一下舉國駭懼一度下 教一度遑遑無事而做事自致解散非計之  
得也前承渙然之 教大小臣民無不歡欣胥悅群情甫定而昨因天  
戒遽 下此教臣等聚首相顧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自古人君當  
遇災則益加修省思所以謝答天譴未聞有遽釋重寶深自引退如庶  
官之為者伏願 聖上上念 祖宗俯察輿情一依前 旨亟還舊都

以答天譴 各曰今觀啓辭不即施行反率百官廷煩極為驚愕此時不可如是然予之情事不容但已終不可不為唯此一念上帝所昭但今不可與之煩爭還都後自當處之○壬申○傳曰八城之日哭 廟事啓下矣然不可不先謝 皇恩哭 廟私禮也予意率百官先謝 皇恩後次行哭 廟之禮○以金應南為吏曹判書李山甫為議政府左叅贊李齊閔為司憲府大司憲金權為侍講院輔德李暨為司諫院大司諫朴承宗為司憲府持平○備忘 傳于政院曰去十四日夜御室失火將生大事尚記尹氏先見救火不可不賞陞授尚宮○癸酉○上發海州之次州地甥城李世長家○禮曹 啓曰先謝 皇恩之意議諸大臣則或云至近 詔門依常待迎 詔例行謝 恩禮仍詣宗廟前行哭 廟為當云或云 車駕到京城日之早晚未知先行哭廟翌朝專日大平館行謝 恩禮恐或無妨或云既已遣使謝 恩今則似不須行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初入都城豈有不為謝 恩之理謝 恩豈於哭臨後為之謝 恩處所及節次自外察為○上將發海州御州門外燒諭羣民曰國運不幸大駕西巡已二年矣本州當初經賊又作大路允進上貢物使客往來 天兵支供等事民役十倍齊

民予得顧父母妻子予常惻然今又大駕久駐其勞苦曷極予無以為報茲命官比地人及官屬衙前或復戶限年免役此豈足酬其勞予其餘弊瘼量宜減除而其中鹿尾鹿古生青魚為先蠲減爾等其知之海州齊民訴曰湯敗之餘若非此牧使民不得生得賴愛恤之恩以至今日請特褒賞借留十年 上曰量而為之○甲戌○上書停于延安地新院夕次延安府 傳曰此府之民守城却敵其賊雖非大敵力戰之功大矣人君初過此地不可不慰諭明日與明明日中某處殿坐其時守城百姓及雖非本府之人守城力戰武士皆一聚于某處饋酒前雖以此論賞予則初見更為陞職此土父老人亦施恤典以示褒賞之意予只言大槩他餘曲折並察而為之備邊司回 啓曰伏承 聖教獎功聳動之舉迥出尋常一府之民孰不感激依 上教殿坐饋酒慰諭并施恤典宜當但既命陞職則當於此時即為政事即行恩典其時軍功狀 啓皆已船運其所除職之人勢難一一考出如以聞見為之必有疎漏之患不得已詳考文書後陞職之意並諭為當其時守城將士中操弓者必多令本府詳細都目 命官試射略施賞典則尤為聳動敢此并 啓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還都之日非常時 行幸之比

當擇吉日自海州至京城程途既以七日程磨鍊問于術官則來月初一日入京似吉云而日期差遠中路留二日為當留駐則延安似可以後則一路唐兵往來之處無可駐之處敢稟上從之○駕前平山正兵金漢宗妻進餅醢內需司奴金億進餅盤上命各賜木端傳于政院曰今下餅一器士民所進政院分賜○乙亥○上留延安府○本府守城死亡人等令本官以米石題給其妻子有功者則令該曹除職○刑曹判書李德馨狀啓曰昨日臨海君見經略見訖即發行過江提督繼為發行祭于鴨綠江吊陣亡士卒即乘船渡江臣及鄭琢祇迎於外提督曰會寧叛人得招否譯官答曰前年已伏誅矣提督曰百姓愛之則如父母兄弟虐之則如仇讎此意說他王子啓知國王又謂鄭琢曰國王卧薪嘗膽乎必須鍊兵恤民選用人才上下苦守事可濟矣○丙子○傳曰延安既非形勢到此觀之亦夫據險北山俯壓至近矢石可及雖曰上年守城乃小敵僥倖之事若遇大賊決難支吾且城中井泉不足古人所為未必皆有遠慮此邑海口要衝之地與喬桐相望又與海州有唇齒之勢可作一大鎮予意北城退築於北山之脊則甚得形勢事亦不難可商議如以予言為不遠則即令李鑑率

本邑有智計之人登北山上審視便否以啓○延安守城將士試射優等徐應斗等六人給科上御客舍大門慰諭守城將士等饋酒有涕泣者○取等六人親臨唱榜○政院啓曰守城死亡人子弟除職者六人而或子弟或有稚少者上曰守城之人皆是捐軀於國事者也但子弟稚少除職似為未穩以待年滿然後除職可乎且我國人十五歲以上例為丁壯十五歲以上除職無妨其餘未滿者待年除職○傳曰戚繼光所撰紀効新書數件買得而來但此書有詳略須得王世貞作序之書買來且中國有以海水煮取焰硝之法爾其曉諭一行有能傳習其法者當大加褒賞士人則當作堂上矣此意冬至使許晉履發馬下書○備邊司啓曰出身則陞職以下各人次次某物論賞未出身優等四五人給科之意傳教矣八分以上出身則陞職固為合宜而前日以守城軍功陞職者皆令陞叙已有傳教特未及舉行金克諧亦在陞叙之中今若又為陞職則超一階授之此則該曹自當臨時取稟施行矣徐應斗以下給科事雖似猝遽車駕到此特行規外之舉以為聳動唯在上裁六分以下某物論賞事行在所貯不數皆已船運在此者絕乏似難越即施賞命下之後則令該司或即時

分給或捧 承傳迺後下送之意斟酌為之何如 荅曰五人給科六  
分以下各人令兵曹論賞其物給之○政院 啓曰徐應斗等五人許  
科事 命下矣來甲午年直赴 殿試手即當許科乎取 稟 傳曰  
即給 上出御府大門外饋府民等酒取徐應斗等六人放榜○傳曰  
十五歲以上除職十一歲以下待年除職事並捧 承傳鄉吏免鄉帖  
亦即面給後啓之仍 傳曰守城之人則如是論賞矣守城之功皆李  
廷毓之朝廷毓則旣以此功陞嘉善無以加矣廷毓之子六品還轉○  
丁丑○上朝發迺安府夕次白川金谷驛 傳曰大駕進駐則進駐矣  
備邊司了無措置之事豈是遠慮終必為倭賊所賣嶺南一路何不定  
將遮截又何不抄兵連絡按伏以防姦細漢江何不定將把截淺灘又  
何不伏兵京城門何不定別將譏察人之出入都城門盡閉只開東南  
可也九事出謀發慮多般措畫可矣言于備邊司○備邊司 啓曰迺  
安府北山看審則後嶺及左右兩山皆有故城合于中山為回抱之勢  
古人設險似非偶然今自體城兩角連築于左右故城之地則所謂北  
山果在圍內形勢甚當只以目全民力艱乏勢不得起工為慮矣 荅  
曰依此退築起工則徐為之○備邊司 啓曰遮截烏嶺及按伏防如

事今雖別定將加抄他兵忠清防禦使李忠命方在本道親發道內之  
兵云若令思命扼截烏嶺及他間道又分餘兵按伏一路要害之處另  
加譏察則勢甚順便而既以都元帥節制親到劉總兵軍前協力操練  
云勢所難行令監司略抄烏嶺附近郡縣餘兵以本道虞候及監司手  
下可信軍官派定諸處為當自忠州至漢江多有淺灘令忠州砥平楊  
根等官守令專委此事各於灘頭定兵巡邏以備非常有事則仍為添  
防協力防守至於漢江等處別定一將一例譏察東南兩門外盡閉都  
城諸門當依傳教施行而但城中死亡人出葬必由小門此則臨時  
商議處置何如 荅曰依啓都城門開閉事未入京城前為之城上四  
面警守事言于備邊司○戊寅○上夕次開城府○都承旨沈喜壽人為

及慶人有勢則附托將失勢則必先構陷以論於得時之人邪佞者也

啓曰 大駕進駐開城舊都即

無慰諭事乎

上曰大臣慶議為○沈喜壽以大臣言

啓曰 大駕

往來時住駕慰諭無妨 上曰只為死亡而慰諭○傳曰天兵幾許留

在乎予過此不可虛過酒瓶及肴饌如犒軍例給之何如回 啓曰

天兵留在者二百七人而亦聞 大駕之臨喜幸云臣等已有此意言

于都監使之預備今承 上教酒則問于本府肴饌則都監大口魚二

百餘尾儲在云以此嘗用之矣曹中軍之職指揮云矣 傳曰依啓仍  
傳曰吳遊擊中軍豈可不為接見乎中軍之職卑與否不足論也渠若  
以病為辭則已在我似不可不見更察以啓○己卯○上夕次東坡驛  
傳曰支應豐後未便之意屢度傳教京畿則尤甚蕩敗而少無減損  
晝停茶啖則豐後反有其焉殊無革改之意此支應官令禁府拿來宿  
所處待令○庚辰○上夕次碧蹄館○司憲府 啓曰事變之初倭孽  
通事挾其寸舌願為向導賊所欲為皆爭迎合國雖破亡而自占墮斷  
其罪可勝誅哉咸廷虎背 國從賊罪通於天其些少微勞不足贖其  
罪豈可以堂上重加僭榮其身乎亟 命改正○傳于政院曰一路不  
無髑髏監司之不為用意可知一一收拾埋置○傳于政院曰 宣靖  
陵屢謁事入京城翌日可為而有司等無一言及此察為回 啓曰  
宣靖陵屢謁事體極重自 上遠路前進必待入京安寧然後講定卜  
日故至今不曾 啓達似非矇然故過之比今承 上教即當問于該  
官啓之 傳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自 上還于舊都之日四方之  
人必未及時知之此舉係四方觀瞻若為 教書通諭四方似為便當  
如真物進上量減使知德音遭亂之後忠臣孝子烈女褒錄事並入於



教書中諷諭外方亦似無妨取稟  
答曰依啓



(B)  
732.55  
4724  
[v.14]  
no.24  
0194302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24